

别忽视 上帝的提醒

[美] 艾伦·汉密尔顿 (Allan J. Hamilton, M.D., FACS) 著
谢瑶玲 译

THE SCALPEL AND THE SOUL

我要你感受到灵魂的呼应，
因为它们在经验中回响。

美国亚马逊网站
五颗星感动推荐

★★★★★

《实习医生格蕾》
医学顾问的真实经历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别忽视 上帝的提醒

[美] 艾伦·汉密尔顿 (Allan J. Hamilton, M.D., FACS) 著

谢瑶玲 译

THE SCALPEL AND THE SOUL

中信出版社

北京

献给吾妻珍妮我宇宙中的太阳

一颗善良的心……是太阳和月亮；应该说，是太阳，不是月亮，因为它明亮灿烂且绝不改变，永远尽忠职守。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五幕第二场

序

| 安德鲁·威尔医生 |

本书作者是个善于说故事的外科医生。他在本书中所说的故事，是在外科生涯中令他难忘的病人、同事和良师身上发生的事。由于他的专长是神经外科，需要开刀的病人通常病况危急，有创伤性的脑部外伤或恶性脑瘤，病人和医师都面临重大决定和紧迫的死亡，后果则受到机会、运气和命运的影响。

艾伦·汉密尔顿提出“全人”的观点，这也是我在整体医学中所强调的。他和我一样，眼中看到的病人不只是生理躯体，更是具有心灵和情感的人，是有灵性的实体。为了理解健康和疾病，尽管明显受伤或生病的是身体，但医生必须检视和关注的，却不只是生理上的问题，更须关注一个人生命中的种种层面。你将要阅读的故事是一个技术纯熟的医生暨科学家的观察，揭示了人的生命中生理与非生理层面之间惊人的关系。

可能许多在加护病房工作的医生和护士，都曾观察到情绪对结果的影响以及某种无法解释的意识力的存在。但我由经验得知，他们很

少谈及这些事，或让这些影响到医学的思考和执行。艾伦·汉密尔顿将他不寻常的经验记录下来与我们分享，并且从这些经验中得到宝贵的认识，令我敬佩。他所下的结论有时候出乎意料，但总是比较可靠，即使是从极不幸的事件中得到的结论。

艾伦不只是操刀动手术，他也曾是个外科病人。由于他早年受过伤，导致脊椎下半部的神经受到压迫，不得不在年纪较大时接受重大的重建手术。手术并非完全成功，他的双腿持续衰弱且疼痛不已，迫使他最后放弃再为病人开刀。外科手术隐含的承诺及可能造成的危险，他都深深了解，因此，他的独特经验使他对像我一样必须决定该不该接受手术治疗、别无选择的人以及所有思索过身体的脆弱和生命有限的人，提出切实可行的忠告。

艾伦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在亚利桑那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同事。我觉得他是个可靠、踏实、又有科学头脑的人。他所说的故事，有些很心酸，有些很有趣，有些很不寻常。我没有理由质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它们与我自己的经验类似。

有些医学专家对非传统疗法嗤之以鼻，认为非正统疗法所引起的意外疗效，只是“奇闻逸事”，不值得科学关注。“奇闻逸事”是不屑的说法，用以表示对挑战正统模式的观测难以苟同。真正的科学始于无止境的观察。如果观测不符合现实的标准模式，科学家就应该给予关注。观察的结果，就是我们提出假设并加以求证的原料。其实，anecdote（奇闻逸事）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未发表的”。艾伦·汉密尔顿将这些“外科精神层面的故事”加以出版，带给我们极多的省思。

自序

宇宙开始看似一个伟大的思想，而不是一部伟大的机器。

詹姆斯·金爵士

这一连串的故事，每一个都反映了真实病人的真实事件，我并未作太多改动，少数的改动是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偶尔，基于法律的理由，对于一个仍然在世的医生，我会保护病人的身份；有时候，我会将两三个人物合并为一个。

我刚踏上行医的旅程时，想要了解脑袋和思想之间的差异，到最后，我也必须设法解决心灵的难题。可以说，这是我慢慢成为医生的一系列故事；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发现我自己在面对心灵的问题及碰到危机时竟然措手不及的故事。我必须重新评估我的人生，从童年到现在，从我自己的价值观到病患的价值观。不过这也是一段救赎的旅程，终会导致我认定生命有时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恐惧。

20世纪初，北极探险家罗德·阿孟森必须在北极圈上度过一个冬季，和爱斯基摩原住民住在一起。在那个没有太阳的季节，他和部落的巫医共住一处。那几个月里，他观察巫医运用各种巧方妙计，以他的魔法吸引族人的注意力。最后，阿孟森忍不住了，决定质问巫

医：“你的‘魔法’只不过是哄人的把戏，你难道不会觉得不安吗？”巫医微微一笑，答道：“我的魔法并不在我的把戏中。我真正的力量在于，我曾经到外面的冰上住过好几个月，直到最后听到了宇宙的声音。宇宙的声音就是母亲呼唤所爱子女的声音，那才是我真正的魔法。”

我希望这些故事中也有真正的魔法。我要请求你，象征性地握住我的手，和我一起去巡视病人，和我一起站在病床边看着他们，就像我当时一样。让他们来告诉你他们的故事，让你自己通过这些文字去体验他们的奋斗吧！要有耐心：他们的心灵自会为你诉说一切。

目 录

序	1
自 序	1

1 水晶球

吉卜赛女人的预言	1
发现自己的天分	4
做“狗舍工友”，一份不堪回首的工作	7

2 是警告，还是迷信？

宇宙给我的另类安排	11
惊险的“疫苗之旅”	15
非洲老人的神秘梦境	20
是迷信，还是警告？	26

3 消失的生命之光

预知死亡的能力	29
哈利之死的启示	33

4 我的医生在哪里？

谁是“真正的”医生？	
人生经验的智慧和洞察力	50

5 不只是问题

“泥团” 洛基的故事	55
------------	----

解决之后就没事? 60

6 从肉体到心灵

“炸油条”“木乃伊世界”和“长期抗战区” 67

浴火小天使托马斯 73

托马斯父亲的皮肤和灵魂 75

超越肉体之痛的灵魂 79

7 吉卜赛女王

为“泡泡”点燃的蜡烛 83

屋顶上的死亡仪式 88

8 意外的发现

伤心的发现 93

定下一条规则 97

9 母女团圆

接二连三的挑战 99

这次轮到女儿了 102

梦魇还没结束 106

别轻视上帝的提醒 109

10 驱魔师

85岁到14岁的距离 111

家庭瓦解了 115

母亲们的救世主 118

愚蠢的决定	120
放手让他走吧!	121
灵疗的力量	127

11 希望的线

用“希望的药”来治疗	131
放手一搏	137
病魔再度复活	141
谁也不该剪断希望之线	143

12 脑中在唱歌

神经外科的祝福和诅咒	147
淋浴仪式的预兆	151
沉寂的声音	154
世上最美妙的歌声	157

13 为了上帝的爱

向上帝祷告	161
用心才能看到真相	166

14 外科医生变成凶手

住院医生的超级乐透	173
外科医生必经的牺牲	176
梦想变成悲剧	179
微妙的暴力	181

15 随机的运气

- 两个全垒打病人 185
- 被收容所赶出来 188
- 向前看，才有希望 191

16 不寻常的病例

- 与心灵的联结 195
- 精密的手术计划 197
- 一个脑死病人的真实记忆 201
- 真真切切 205
- 疑问背后的答案 209

- 后记：成为病人，再次出发 213
- 我再也不是外科医生了 213
- 还有更重要的事可以做 217

- 附录：20 条黄金忠告 221



水晶球

吉卜赛女人的预言

我 8 岁时，妈妈带着哥哥帕特里克和我到康尼岛游乐园去游玩。要不是母亲最好的朋友贝蒂非要去那里一趟的话，她绝不可能同意带我们去的。贝蒂必须去那里，是因为她有一张折扣券，买 12 岁以下的儿童票可以打 7.5 折。时间有限，贝蒂的大女儿再过一个月就要满 13 岁了。因为贝蒂不肯单独坐地铁到康尼岛去，所以我妈只得陪她同行。

我们要去康尼岛，并不表示我妈喜欢去，她不必去那里就知道自己讨厌那个地方。那里有一条木板路，人们吃炸热狗和棉花糖。他们会买玩具猫、熊，也会去玩游乐设施。那些游乐设施完全无益，也不会把你带到任何地方去。我妈是德国人的后裔，所以她不喜欢

无聊的玩乐。贝蒂却是个忠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会把握短暂的浅层次的乐趣。

贝蒂觉得如果可以在木板路边找到一个算命的吉卜赛人，一定会很棒，她可以替所有的小孩算命。母亲非常勉强地把那个吉卜赛妇人所要的两个铜板递给她。那个妇人先看我哥哥的手相，他的手相预示了他将来会富有，并且娶一个电影明星当老婆。我妈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当她不认同时，鼻翼会习惯性地张大，而且像喷射机吸入空气时呼呼作响。但是让我妈勃然大怒的是，那个吉卜赛妇人握住我的手说：“这一个，他以后会当医生，甚至会很有名呢！”我妈大笑说：“胡说八道！”然后她从这个吉卜赛妇人手中牵过我的手，将我带了出去。

当时的我看起来的确不大可能会走医学这条路。任何一点点血或结痂我都怕得要命；我也受不了自己的手被弄脏。对于未来的事业，我有别的计划：在我生命的前 10 年，我想要当一个牛仔；接下来的两年，我想要当美国 SS 号的海军司令官；等到我要上大学时，那艘船已严重生锈，所以我决定要当一个画家。

我在绮瑟佳学院念了两年半，想要画出好的油画。虽然我喜欢那些可以描绘裸女的机会，但却画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只得将主修改为英文，尤其着重在美国文学上。毕业后当一个老师，可以使我有固定的收入（虽然薪资微薄），生活无虞。但不久就连这些计划也被推翻了：我已累积了足够的学分，可以提早毕业——太早了！

过早离开大学，令我对未来感到惶恐。越战打得很激烈，只要脉搏在跳动和至少有一只好眼睛的年轻人，都会被征调去东南亚当兵。我很惊慌。我的人伍抽签号码是 107 号。我很有可能被征调，我确信自己会到越南去，那就和死了差不多。

我到注册处去跟他们争辩。我坚持一定出错了，学分算错了，我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念完大学呢？注册组那位中年女士听我说出对征兵的疑虑时，对我露出鳄鱼般的笑容。她很肯定：这一年结束时，我会比毕业学分多修 12 个学分。而且，没错，他们已经通知征兵处了。她显然十分得意。越战的问题之一，就是这场战争使大部分人都成为浑蛋。

我到军方的征兵处进行了好几天的测试，想要查明对我而言最好的军事专业（MOS）会是什么。我从未被告知测试结果，他们只会叫我第二天再回去做更多测试。这些测试似乎没完没了，其中一个测试我还挺喜欢的：他们通过测试检查你的手眼协调有多敏捷。另一项我也喜欢的测试是：它是一种完全莫名其妙的语言。我一定考得不错，因为这项测验一结束，征调处的长官就把我带到一旁去，问我有没有想过在情报处工作。像中央情报局（CIA）或联邦调查局（FBI）？坦白说，这两个地方的英文缩写听起来都比 ROV（越南共和国）好多了，所以我就说当然。我心想，就当个间谍吧，有何不可？

天呀，从那之后的变化可大了。他们直呼我的名字，带我到一间私人办公室，端咖啡给我。我还得再进行一些测试，但是现在我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而且我真的很努力在写考卷。我的想法是，想要避开这场战争，为政府工作，将情报编密码或加以译码，都胜过许多别的方法，而且似乎很安全，不需要动刀动枪。

于是我就一路考上去，爬过性向测验、智商测验、心理分析和安全调查等阶梯，一心希望有人能让我继续待在大学里。

接着，我有一个吸大麻的朋友对我提到生物系有一个资格较浅的教授，专门研究猛禽。这个教授想要找一个实验室的助理。

“真的吗？他可以给我什么报酬？”

“呃，这个教授，他训练这些猛禽如何扑杀鸽子，以免它们被空军的战斗机卷进去。”

“他杀鸽子?”

“呃，总胜过杀婴儿吧!”

“当然，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说，但是和一个陶醉在大麻中的人争辩是无益的。

“喂，醒醒吧!”我的朋友吼道，“他是为空军在训练这些鸟呀!只要他每次放出一只老鹰去抓鸽子，确定那些鸟不会被卷进喷气式飞机内把引擎撞毁，就可以为美国政府省下好几百万元。我告诉你，这些他妈的老鹰可值钱了。这对国家安全什么的，一定很重要吧。所以说，像那样的研究工作，可以让你在情报处之类的地方当一个情报员，但你还是可以留在学校里。明白吗?不用当兵!”

他这个主意的确很棒。我听说过，有些研究员不必被征调，因为他们的研究基金是国防部给的。这值得一试。

发现自己的天分

布鲁斯·丹宁是个民族学家，主要研究鸟类行为。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聚众行为”：燕子或乌鸦等小鸟，集成一群后，攻击比它们体型大且危险的猛禽。这些小鸟以数量取胜，飞来飞去，让大型的猛禽分心，没有机会去扑击目标猎物。我觉得有人想要在这个领域成为杰出的研究员，实在是蛮奇怪的。不过这是否真的可以让我不用当兵，仍需要查明一下。

康奈尔大学的鸟类实验室设在状似一条土司面包的小山后面，从山上可以俯瞰卡尤加湖。这栋建筑物暗含着军事风格，入口闸门处有一名警卫，他会在记事板上检查你的名字是否已登记，然后打电话通报。我精神为之一振，这完全像国防部的哨兵之类的。建筑物本身低

矮，漆成了政府建筑物惯用的那种棕绿色，整个地方简直像在召唤“从事国防工作”，这便是可以不去从军的关键句。

丹宁博士高高瘦瘦的，像篮球爱好者和书呆子的混合体。他有个像鸟一样的习惯，就是站立时重心时常由一脚换到另一脚。丹宁博士带我进入“猛禽楼”，里面放了一排又一排大型的铁丝笼，每一座都有 20 尺高，每座笼子里都放了一截粗树干，当做鸟的栖木，而且每座笼子里只有一只鸟。都是些老鹰和猎鹰，来自加拿大、非洲、亚洲，当然还有美国。所有的鸟都是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处的官员从走私犯那里没收来的。

我们进入一座鸟笼里。这里有几百立方米的空間，但是仍然感觉窄小，几乎令人窒息并充满了鸟粪的酸味，地上有一些已经干掉的肉片。

这座笼子里装的是一只巨大的金色老鹰，蹲伏在角落的树干上。我本能地贴近门板，将手尽量往出口处的门把上放。丹宁博士在笼子中央蹲下来，那只鸟立刻发出一声鸣叫，朝他飞来，像一只长得过大的鸡，在他脚边的地上绕圈。丹宁博士撇嘴吱吱作声，那只老鹰突然跳到他的臂膀上。老鹰起码有 20 磅重，我看到丹宁博士胳膊的肌肉绷紧，努力想撑住那只鸟的重量。

在这一刻，无论丹宁博士叫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的。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在如此近的距离感受到那只老鹰的庄严和力量。因此，当他让老鹰再次飞回栖木，然后要我和他走回办公室时，我想我可能还因为太兴奋而有点呼吸困难。

他解释说他要我开始用一只名叫伯劳鸟的燕雀做一项“试验性的”的工作。我从没听说过这种鸟。这种伯劳鸟显然因爪子太小而无法将猎物扯烂，因此它必须把猎物刺到铁钉或倒钩铁丝上，也就是任何可以刺入躯体并将其固定不动的东西，才有办法吃。这种习性听起来很骇人。丹宁博士提议我进行一项研究计划，包括以小老鼠喂食一

对筑巢的伯劳鸟，然后将一块钉了各种不同颜色和尺寸钉子的木板，以各种不同的角度拿给它们看，看它们最常选择使用的是哪一个“刺入点”。这跟我心目中的“崇高科学”不大吻合，倒像是去发现幼儿园衣帽间里用来挂外套的钩子中，小朋友最喜欢的是哪一根。不过那好歹也是一项研究，而且我也渐渐地在乎起结果来。我开始好奇，伯劳鸟从那些看起来几乎难以区别的各种钉子中，究竟会如何选择。后来我慢慢看出了对伯劳鸟而言，这些钉子的细微差异，我越来越能猜到伯劳鸟会选择哪根铁钉，不久之后，我的准确度高达 75% 以上。

丹宁博士赞许我在伯劳鸟研究计划上所取得的进展。当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10 只伯劳鸟中，有 9 只喜欢将老鼠插入一根以 30 到 45 度的角度凸出的铁钉上时，他感到很兴奋。这虽然不足以赢得诺贝尔奖，但也是一项新的知识，而我自己有助于建立这项新知识也感到光荣。那不是骄傲的感觉，而是一种私密、温馨的感受——为人类庞大信息中的一小点，留有你隐匿不见的一点点痕迹而感到自豪。

我猜我被那些伯劳鸟迷住了。更令我兴奋的是，丹宁博士雇用我在他位于校区的实验室里工作。这项研究牵涉到寻找一种名为抗利尿激素（ADH）的不明蛋白质，血液流量的改变会增加它的分泌。丹宁博士相信，将一只老鼠的肾脏移除，可能引起血液循环中 ADH 的大量增加。结果他的假设是正确的，而且他因此辨识出一种由脑垂体分泌出的多缩氨基酸激素，叫做血管加压素，如今已知它是血液流到肾脏去的一项决定因素。

对我来说，这些并不重要，只不过我必须移除数百只老鼠的肾脏。要命的是，我还真喜欢切除那些肾脏——医学名词称为“肾切除术”的一种手术。我喜欢坐在实验室的长椅上，任时间流逝。我喜欢